**忆乡,四季**

作者：王亚南

漆黑的夜里，小小的我被这一团莫名的东西包裹着，胆怯使我不由扬起头，看到了漫天繁星。顿时，我感到了一汩力量，因为它们是我的随从，又是我的朋友，陪伴着我在家与学校之间往返，同时也将伴随我的一生。

在当时，我的家安在了一片荒芜之地。那是爷爷为爸爸和妈妈准备的宅子—只有三间小房子，俯卧在那“孤岛”之上。称之为“孤岛”是因为它四面环坑，只有它被厚厚的泥层托了起来，但我很爱它，因为这是后来我们一家五口二十年情感的寄托。在这坑里，有四五十棵杨树，几亩荒草地，但它们都是我的朋友。在没有上学的年纪，也没有弟弟妹妹的年纪，它们就是我唯一的伙伴。一条羊肠小道往北延伸，连接着三户人家，那是几位老人居住的地方。我便成了这个小胡同里唯一闪着“希望”的人儿，我的小脚印也只是停留在这瘦弱的羊肠小道上。

记忆在一团迷雾中撕扯，转眼到了上小学的年纪。那年我六岁，我也有了一个两岁的妹妹。似乎从这里开始，我才记住了家乡一年也有四季，我的小脚印也才慢慢地扩散，逐渐在方圆几里的大地上泼洒，我也有了自己真正的小伙伴。还有，这时我有了自己的“秘密基地”，就在离家不到五百米的地方，那是一条拉煤的专用铁道。我时常去那儿独自玩耍。

学校距离我家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，但一半的路程里，都没有人家。路的一边是荒芜了不知几个世纪的乱坟，就是一个个凸起的土丘，没有墓碑，到现在也从未见过有人祭拜；另一边则是不着边际的树林和草地，这里的树苍劲挺拔，不知经历了几辈的沧桑。但每天就有一个小人，蹦蹦跳跳地往返在这条神秘的小道上，不曾因这荒芜畏惧、孤独。

先从冬季的那个夜说起吧。到了上夜校的时候了，因为家里还要照顾五岁的妹妹，还有一个三岁的弟弟，我只能一个人去趟过这段黑夜。沉寂的冬夜，静如死灰。偶尔从村子里传来几声犬吠，更让我不由寒栗。年幼的我不知会在眼前的黑幕中，蹿出什么怪物，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。十分钟的路程犹如穿梭了一个世纪。走到了不曾有人家的那段路程，没有了村民窗户中透出的灯光，太害怕了，害怕黑夜中的未知，害怕黑幕后的空洞。不由抬头望向夜空，晴朗的夜空好美，漫天繁星点点，没有月亮。但足够了，因为我看到星星们都在跟紧我的步伐，我成了一位小队长。曾听小伙伴说，有会动的星星，叫做“流星”，你可以对它许愿，能帮你实现。我便浑身兴奋了起来，那么幸运，漫天都是流星。我就半闭半开着眼睛，许着快点到家的愿望。还真灵验，眨眼我看到了家里等待我的灯火。这个关于漫天流星的谎言，不曾记起何时被揭穿。但现在的我看到家乡的漫天繁星，都会向它们诉说心事，许下心愿，依旧是我最美的“流星”。

家乡的冬季不曾记得寒冷，只有手上肿起来的冻疮，让我知道了北方的冬季，被定义为“寒冷”。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。”已不记得过了几个九，小小的村庄，已经被皑皑白雪埋在了下面，银装素裹。我喜欢灯光下的雪花。透着微黄的灯光，我立在窗前，看着它们从天际飘落，金光闪闪，似乎照进了我的灵魂深处。后来发现，我总是喜欢亮晶晶的东西，不知道是因为星空，还是因为飘雪。到了白天，我踩着这软绵绵的东西，独自去上学，一个小斜坡，把我摔了个四脚朝天。没有疼痛，也没有觉着好玩，到现在，我也不敢在雪上肆意地打滑、奔跑。

还是春天美好，万物都睡醒了一般，挺起了腰杆，探出头，打量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庄。从见到第一片绿色，我就那么兴奋，跑到那片草地上，去挖野菜，回来就是满满的一箩筐。那时候可能是好奇，自己就会拿着一个塑料瓶，装上半瓶水。所见的草呀、花呀，我都要摘，然后放进里面。偶尔还会看到奔忙在草地间的蚂蚁，我会等着它们回家，看到一个小孔，然后猛地把瓶子中的水灌了进去，蚂蚁们急急忙忙探出头来，大概以为是下了暴雨。我会趴在旁边咯咯地笑着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

寒食将至，村里的习俗，会摘些柳条插在自家的门前，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反正好玩嘛。我就去小树林里寻柳树，太粗的柳树，我就悄悄避让，因为我一个小姑娘也爬不上去。挑到一棵细细的柳树，上面零星顶着几株枝桠。我顺着小树，费力地往上爬，都把它压得弯了下腰，终于到了可以够着的地方，我便噼里啪啦把柳树活脱脱地弄成了秃子。回家后，把自家不大的院子，全插上了柳枝，满是春天的味道。

不知不觉，知了已在枝头叫个不停。聒噪的热气笼罩着整个村庄，枝头的树叶也都垂头丧气，一动不动。忽然间，村里的大杨树们猛烈着抽搐起来，来回不停摇摆，天空变得黑沉沉的。我和弟弟妹妹会迅速地从电扇下抽离，跑到院子中，跑到麦场（农村打麦子的地方）里，感受着这场夏季的馈赠。然而，豆大的雨滴无情地抽打着村庄的土地，饥渴的土地贪婪地吮吸着。雨越下越大，房檐上迅速结成了条条水帘。忽然，房间里滴答滴答地响了起来，我和妹妹的被褥被打湿了一大片。就是这样，我不喜欢夏天的雨，那么无情。

夏夜的美却无以言表。隔着窗户的玻璃，看到漫天星星，好亲切，因为它们是我永远的朋友。不仅点缀了我的窗户，也装点了我的梦。耳边传来青蛙的叫声，蛐蛐的鸣声，充满着生机与活力。它们为我鸣歌，嘹亮的歌声撕碎了黑夜恐怖的面容。阵阵青草的香味，和着不远处池塘里荷花的芳香，从敞开的窗户处飘进来，那么美好。

转眼间，老杨树枝头的叶子慢慢脱落，知了也退出了自己歌唱的舞台。我亲爱的村庄，不知道你为何变成了如此模样，生病了吗？年幼的我不懂得四季轮回，只呆呆地望着那干落的草叶。还好，我找到了可以安慰自己的东西。一株枯黄的植株上，挂满了黑紫色的小果子，圆鼓鼓的，煞是可爱。我不由得摘下了一颗，放在嘴里，甜甜的，真好吃。我得意的笑了。

秋季的月亮，特别高冷，在黑漆漆的夜空，独自放着白光。月亏到月圆，中秋节就这样到了。我举着手上的月饼，趴在自家的一株葡萄下，偷听着牛郎与织女的情话。就这样，一动不动地偷听着，不知道自己听到了什么，因为课本上说，他们会在今晚在月亮上相会。我时不时望一下天上的月亮，似乎真的望到了一棵树下，站着两个人儿。

如此，四季轮回，斗转星移。

从十一岁那年，我便离开了自己可爱的村庄，独自去镇上上中学，后来去了外地上了大学。我可爱的村庄离我越来越远，厮守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

现在的家乡，已经变化了许多。我的“秘密基地”已经被厚厚的栅栏围了起来，池塘里的水干涸了，小胡同里充斥着孩子的欢笑声、打闹声，家里的三间小房子也被高挺的新房霸占了地盘……

身处异乡，不时找寻着关于家乡的记忆。花开花谢，四季轮回，已经不属于家乡专有的记忆。在校园里，我也时常望向夜空，几颗零星闪烁着。我已泪眼婆娑。你们还是我村庄上空的星星吗？你们还是我最美的“流星”吗？它们不曾言语……